

老荒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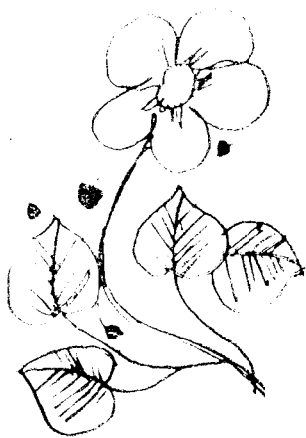
孙犁

LAOHUANGJI

上海文艺出版社

老荒集

孙犁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袁银昌

插图：朱 刚

题 花：朱 刚

老 荒 集

孙 犁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树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75 插页6 字数121,000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册

书号：10078·3695 定价：1.45 元

• 目 录 •

芸斋小说

葛覃	1
春天的风	10
一九七六年	17
小D	24
王婉	30

芸斋琐谈

谈文学与理想	36
谈改稿	42
谈读书	45
谈修辞	48
谈评论	51
谈爱书	55
爱书续谈	63
我和古书	68
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	73

谈“打”	76
改稿举例	80
实事求是与短文	84
谈简要	87
谈“印象记”	90
文学与乡土	94

小说杂谈

小说与电影	97
小说与题材	101
小说与三角	105
读小说札记	108

乡里旧闻

玉华婶	116
疤增叔	121
秋喜叔	124
《青春遗响》序	127
一九五六年的旅行	133
书信	143
吃饭的故事	148

父亲的记忆	152
包袱皮儿	156
戏的续梦	160
唐官屯	166
移家天津	171

——善阁室纪年摘钞

红十字医院	176
-------------	-----

——病期经历之一

耕堂读书记

买《王国维遗书》记	180
买《魏书》、《北齐书》记	196
买《饮冰室文集》记	206
买《崔东壁遗书》记	215
书衣文录	224

耕堂函稿

致韩映山	236
致房树民	241
致贾平凹	243
致韩金星	246

附录

报告文学的感情和意志…… 248

冬天，战斗的外围…… 266

——这是我们报告于世界的……



葛 覃

他名叫葛覃。我记得这两个字出自诗经。但年老了，恐怕记的不准，找出书来查查，所记不误。题作“葛覃”的这几段诗，是古代民歌，也很好读。在这几章诗的后面，有古人的一段议论，说：

此诗后妃所自作，故无赞美之词。然于此可以见其已贵而能勤，已富而能俭，已长而敬不弛于师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难也。

这一段议论，虽然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在我的心里，和葛覃这个人，连结起来了。

二

我们认识的时候，还都是青年，他比我还要小些，不过十七八岁。人虽然矮小一些，却长得结实精神，一双大眼，异常深沉。他的家乡是哪里，我没有详细问过，只知道他是南方人，是江浙一带的中学生。为了参加抗日，先到延安，一九三九年春天，又从延安爬山涉水来到晋察冀边区。我们见面时，他是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的学生，我在那里讲一点课，算是教员。一九四一年，边区文艺工作者协会成立，我们一同参加了成立大会，他已经写了不少抗日的诗歌，他的作品富于青春热情和抗争精神，很多人能够背诵。一九四二年开始整风，文艺工作者纷纷下乡，各奔东西，我们就分别了。

后来听说葛覃到了冀中区，后来又听说他到了白洋淀。那个时候，冀中区斗争特别激烈残酷，敌人的公路如网，碉堡如林，我们的大部

队，已经撤离，地方武装也转入地下，原来在那里的文艺工作者，也转移到山里来了，而葛覃却奔赴那里去了。

我心里想，这位青年诗人，浪漫主义气质很明显，一定是向往那里的火热斗争，或者也向往那里的水乡景色，因为他来自江南。或者吃厌了山沟里的糠糠菜菜，向往那里的鲜鱼大米吧。

山川阻隔，敌人封锁，从此就得不到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的生死，我就渐渐把他忘记了。

三

日本投降以后，我回到了冀中，也曾经到过白洋淀，但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也没有想到探寻他的下落。我的生活也一直动荡不安。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我到了天津，才从文艺学院另一位同学那里，知道葛覃还在白洋淀。那位同学说：

“他一直在那里下乡，也可以说在那里落户了。他的下乡，可以说是全心全意的了吧！”

进城以后，我的生活进入了新的不安定阶段，听到了这个消息，并没有感到惊异，也没有

想到去看望他。这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像在山地那样，随时关心，随时注意了，这就叫做“相忘于江湖”！大家关心、注意的是那些显赫的人物和事件，报纸刊出的或电台广播的消息：谁当了部长，谁当了主任，谁写了名著，谁得到了外国人的赞扬……作家们还是下乡，有时上边轰着下去一阵，乡下炕席未暖，又浮上来了。葛覃下乡虽然彻底，一下十几年，一竿子扎到底，但他并没有因此出名，也没有人表扬他，因为他没有作品，一首诗也没有发表过。他到底在干什么呀，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动乱开始了，文艺界的很多知名人士，接连不断的被打倒，被游街示众，被大会批判，被迫自杀身亡，几年的时间，已经弄得哀鸿遍野，冤魂塞路……我算是活下来了，但生活下去还是很艰难，惶惶终日，自顾不暇，把所有的亲人、朋友、同志，都忘记了，当然更不会想到葛覃。

四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葛覃。我所在

的城市，有一个文教女书记，因为和江青有些瓜葛，权势很大，人称太上皇。她想弄出一个样板戏，讨江青的欢喜。市京剧团，原来弄了一个脚本，是写白洋淀抗日斗争的，但一直不象个样板。正赶上我已经被“解放”，有人向女书记介绍了我，说我写过白洋淀，可以参加样板戏的创作。因此，我就跟着剧团到白洋淀去体验生活，住在淀边一个村庄。行前，文艺学院那位同学告诉我，葛覃就是在这个村庄教小学。

到那里的第二天早晨，我就去找葛覃，小学在村庄的南头，面对水淀。校舍很宽敞，现在正是麦收季节，校门前的大操场，已经变成了打麦场。到学校一问，现在放假，葛老师到区上开会去了。

这个村庄街道很窄，每天早晨，我到操场去散步。有一次，看到一个农民穿戴的中年人，从学校出来，手里提了一个木水桶，上到淀边的船上，用一根竹竿慢慢把船划到水深处，悠然自得，旁若无人。然后打了一桶水，又划回来，望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情，提着水桶到学校去了。我看这个人的身影，有些象葛覃，就赶快跟了进去。他正在厨房门口往饭锅里添水，我喊

了一声：

“葛覃！”

他冷漠地看了看我说：

“听说你们来了。”

我随他走进屋里，这是他的厨房兼备课室，饭桌上零散地放着一些书籍报纸，书架上也放着一些碗筷，瓶罐。

我看着他做熟了饭——一碗青菜汤；又看着他吃完了饭——把一个玉米面饼子，泡在热汤里，他差不多一句话也没有说。没有问我现在的工作，这些年的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遭遇；也没有谈他在这里的生活和经历。比如说土改、四清，他有没有问题，和老家有没有联系。

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没有多谈，只是翻看他们桌上的书报，临走向他借了一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拿回住处去看。

过了几天，村干部们在小学里请一位来参观的军官吃饭，把我拉去陪客。我去应付了一下，就托辞出来，去看葛覃。这次他把我让进了卧室。那是由一间教室的走廊，改造而成。临院子的一面，用牛皮纸糊得严严的，阳光也射不进来。一副木床板上，放着他的铺盖卷，此外，

什么也没有。室内昏暗，空气也不佳，我又把他叫出来，在院里站着谈话。

他好象有了一点兴致。

他说：

“张春桥现在做什么官儿？”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我说，“看来还不满足，还想往上爬哩！”

“你记得吗？”葛覃脸上忽然闪过一丝笑意，“我们在华北联大开会时，他只能当当司仪，带头鼓掌喊口号，此外就什么也不会干了。”

在庭院里，我觉得不应该议论这种人物，尤其是眼下，不远的地方正在有宴会进行，我没有把话接下去。这时剧团里的两位女演员跑来叫我去开会，我就走了，他也没有送我出来。

在村里，我问过村干部，葛覃在这里结过婚没有。他们说，前些年，曾给他介绍过一个女的，结婚以后，那女的脾气不好，有点虐待葛老师，就又离散了。他们说葛老师初来时，敌人正在疯狂烧杀，水淀的水都叫血染红了，他坚持下来了。人很老实，人缘也好，历次运动，我们都没有难为过他。在村里教书整整三十年，教出的学生，也没有数了。

五

去年，有一位白洋淀的业余作者到天津来，我又问起葛覃的生活。他说：

“又结了婚，这个女的，待他很好，看来能够白头偕老了。不过，究竟为什么，一个人甘心老死异乡？除去到区县开会，连保定这个城市也不愿去一趟。认识的老同志又很多，飞黄腾达的也不少，为什么也从不去联络呢？过去好写诗，为什么现在一首也不写呢？这就使人不明白了。”

我说：

“因为你是一个作家，所以才想得这样多。我在那个村庄的时候，农民就没有这些想法。他们早把葛老师看成是本乡本土的人了。他不愿再写诗，可能是觉得写诗没有什么用，是茶余酒后的玩艺儿。他一字一句地教学生读书，朗朗的书声，就象春天的雨水，滴落在地下，能生菽粟，于人生有实际好处。他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士，他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战士。他的行为，是符合他参加革命时的初志的。白洋淀的那个小村庄，不会忘记他，即使他日后长眠在那

里，白洋淀的烟水，也会永远笼罩他的坟墓。人之一生，能够被一个村庄，那怕是异乡的水土所记忆、所怀念，也就算不错了。当然，葛覃的内心，也可能埋藏着什么痛苦，他的灵魂，也可能受到过什么创伤，他对人生，也可能有自己特殊的感受和看法，这也是人间常情，不足为怪，也不必深究了。”

芸斋主人曰：人生于必然王国之中，身不由己，乃托之于命运，成为千古难解之题目。圣人豪杰或能掌握他人之命运，有时却不能掌握自己之命运。至于凡俗，更无论矣。随波逐流，就就以求其不沉落没灭。古有隐逸一途，盖更不足信矣。樵则依附山林，牧则依附水草，渔则依附江湖，禅则依附寺庙。人不能脱离自然，亦即不能脱离必然。个人之命运，必与国家、民族相关联，以国家之荣为荣，以社会之安为安。创造不息，克尽职责，求得命运之善始善终。葛覃所行，近斯旨矣。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春 天 的 风

现在已经进入“九九”，春天确实来了。外面刮着很大的风，庭院尘土迷漫，呼呼作响。我在屋里没事干，想起一些往事，心里很郁闷。我是不愿意在郁闷中消磨精神、消磨时光的。我想写点什么，一方面是排遣，一方面也是做一点工作。

我刚刚写得流畅一些，漂亮的文词不断涌现，心情也愉快起来。这时有人敲门。我最怕写东西的时候来客人，重大的敲门声，常常引起我的反感，不得不强自克制，以免得罪客人。这次敲门声音很轻微，我放下笔去开门，来客是一位女郎。